

远去的炊烟

宋 扬

炊烟越来越少见了。

炊烟浓黑 ,那饭菜定然不香 ,柴火不好或受潮会积聚重烟。不好不干的柴火缺火力 ,炒出的回锅肉成不了 灯盏窝儿 。阴火焖熟的粥也不香 ,必得猛火煮滚了香米后减去一半柴火继续熬制 ,粥才黏稠有味。好柴火才有好炊烟。什么样的炊烟是好炊烟?不得不佩服古人造词时超强的形象思维能力 只 袅袅 二字 ,是不是宛若美女轻移碎步娉婷而来又姗姗而去?这种婉约的感觉又岂是那直端端接入云霄的大漠狼烟所能比的。

好炊烟需配好烟囱。

外婆在世的时候 ,她家没有烟囱。炊烟不是袅袅升起 ,而是在没有窗户的厨房里狼奔豕突 ,被土墙撞得灰头土脸。在土灶前忙活的外婆眯缝的眼睛不知被熏出了多少眼泪 ,她咳嗽着的喉咙不知呛进了多少黑烟。外婆家的土灶只有两眼两锅 ,一锅煮米饭 ,一锅先炒我们吃的菜 ,再煮牲畜的粮食。

比烟囱更先出现的是两个吊在灶口的陶罐水壶 ,这是对柴火的二次使用。让熊熊火苗从灶口白白溜走岂不可惜?那就挂上两个吊壶。我没见过茶壶的底色 ,既然是泥制 ,想必应该是土褐色。但是 ,这一对茶壶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黑不拉几土头土脑 ,甚至越来越肿大了。外婆解开系挂它们的粗实的麻绳 ,要给它们瘦身。镰刀 吡吡 地在它们身上刮过。外婆是手艺人

高超的美容美发师。被刮后的茶壶容光焕发 ,往日只能被烧到发热的壶水在茶壶瘦身后开始变得发烫 ,有时竟然兴高采烈地唱起歌来。歌词永远只是单调的四个字 咕嘟咕嘟

茶壶的歌虽然简单 ,却是献给外婆的情歌和挽歌。茶壶用歌声迎来坐上花轿的外婆 ,也送走躺进棺材的外婆。

到母亲嫁给父亲时 ,茶壶并没有作为陪嫁的嫁妆。我家已经用不上吊式茶壶。父亲自力更生 ,打了两眼带烟囱的灶。两个灶口用铁皮闸一关 ,火舌便带着炊烟乖乖地往烟囱而去。就在靠近烟囱的地方 ,一口铝锅正等着它们。这口铝锅接过了老式水壶的接力棒 ,而且只需消耗同样多的柴火。

后来的有一天 ,父亲想改造一下家里的厨房。对于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父亲总是尽最大努力做到完美。我家修不起楼房 ,但厨房不可以不干净。父亲决定只修缮灶台 ,他要给土灶台贴上白白的瓷砖。翻新的灶台引来邻居的围观 ,因为它居然超越了一些刚修好的小洋楼 ,那些洋楼的砖灶顶多只是表面抹平了砂浆而已。

我家的厨房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外婆家厨房烟熏火燎的情状 ,厨房也就成了这个家的中心。

冬日的厨房是最温暖的心脏。父亲平时动作并不麻利 ,切起白萝卜却十分敏捷。嚓嚓嚓 ,他边切萝卜边洋洋得意地说:你们信不?我切的萝卜丝扔到墙壁上不会落下来。意思是萝卜

丝又细又轻。母亲是见识过的 ,并不搭话。我和妹妹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嗖的一声 ,父亲手一扬 ,萝卜丝真的粘在了墙壁上。我看着手痒 ,试着切了好多次 ,刀功却永远达不到父亲的水平。晚饭后 ,父亲趁着冬闲修补锄头簸箕。锄头松了 ,得用木楔子重新钉稳 ,簸箕破了 ,要在破处重新穿插竹篾。母亲在照看火灶里的两根烤红薯 ,这是我和妹妹的餐后甜点。红薯被掏出 ,扑灰 ,掰开 ,金黄的红薯璀璨如金 ,香气四溢。我和妹妹哪里还顾得上正在做的作业 ,一番争抢。因为红薯的大小 ,一场小争吵便在所难免啦

好炊烟需好烟囱 ,好灶也应配好柴火。干过心的松柏枝是好柴火 ,连根的黄豆荚、玉米骨芯也算好柴火。最可气是一灶谷草或麦糠(麦穗脱粒后剩下的部分) ,烧不旺火。可是 ,就连这谷草和麦糠也有短缺的时候。如何办?总不能断了烟火!别人冬闲母亲不敢闲。她要到河对面的大山上捡柴火。对面的山里人家大多不缺柴火 ,所以他们并不太为难捡柴火的母亲。母亲每天天不见亮就出去 ,下午三四点钟才饥肠辘辘地回来。母亲的背上是一座山 ,她好像背着一座山在移动。她瘦小得如同一只蚂蚁 ,却扛起了一个家的希望。

如果有一天 ,所有的炊烟都不消失 ,出于环保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考虑 ,我是理解的。炊烟可以消失 ,但关于炊烟的记忆是不能忘记的!

人间桂花落

方也

永康这边的天气算不得特别好 ,也算不得特别坏。这几日或阴或晴 ,偶尔也见几个雨。早晚有些凉 ,也算不上是冷 ,但我这几天还是感冒了。

永康公路两边和村庄路边都载满了桂花树 ,桂花一开 ,四溢飘香 ,自然是香了整个地方 ,桂花一去 ,也带走了不少秋色。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当此情景 ,自然而然地想到李清照的诗句。不过 ,李清照这几句诗写的是菊花 ,并非桂花。菊花和桂花 ,一个季节盛开 ,倒也有几分相似。所谓秋风秋雨愁煞人 ,何况还见着这些落花呢!

这里没有雨也好 ,不然那些桂花

都落了可惜。晚饭后散步的时候 ,闻到了桂花的清香。当然 ,我喜欢桂花这种随意的性格 ,哪里都能安得下心 ,扎得住根。菊花似乎就不是那么随处可见。多半是在公园里 ,或者在人家的花圃里 ,得精心地呵护着。不信 ,且看周敦颐如是说 :予谓菊 ,花之隐逸者也。菊花是隐者之花 ,桂花却好比是小桥流水再寻常不过。

吾之赏桂花也就是寻常人的境界 ,只觉得见之心喜闻之气爽 ,诗是作不来的。偶尔想起一两句诗来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见着桂花 ,我常想起王维的一句诗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桂花轻

轻飘落 ,却仍旧坚持着散发出最后的芬芳。没有零落的忧伤 ,只有贡献出芬芳的安静从容。如果角色转换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份从容娴雅?

我希望我有一方院落 ,种满桂花。深夜之时 ,当我静立窗旁 ,能够嗅到桂花的清香 ,听见桂花飘落的声音。可惜我没有。我的室外 ,只有不解风情的机器在咆哮 ,只有惹人厌的灰尘在欢舞。

庆幸的是 ,桂花并没有遗弃我 ,它会在不经意间惊艳我的生命 ,更以它的清香驱散生命里的那些浊气。因为有了那一抹香 ,萧瑟的秋日也变得可爱了 ,寂寥的生命里似乎也暗香浮动。

悼至亲至爱的叔

章竟成

除了父母、兄妹、家人 ,若问我最亲近、最敬爱的人是谁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 ,是我至亲至爱的章根然小叔!

然而他却走了 ,毫无声息地走了!甚至没能留最后一句话给我们!走了 ,永远不再回来了!

当得知叔叔走的噩耗时 ,那一刻 ,我脑袋瞬间空白 ,硬是愣了好一会 ,转不过神来。虽然叔重病了几年 ,智力几近丧失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也想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但当此刻来临时 ,还是不敢相信 ,不愿这是真的。我们亲人哪个不愿他能在这个美好的世间多待几年、数月、哪怕再多上几天!叔 ,你就这样走了!你原来是一个多么开朗乐观、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人 ,自从病魔缠身 ,你是多么渴望病情能得到好转 ,我们也经常安慰和宽慰你!当第一次手术成功后 ,你是多么欣喜若狂 ,我们都为你高兴 ,亲人们都认为你一定能幸福地活着!然而幸福的日子稍纵即逝 ,过不了两年 ,该死的病

魔再次袭击。第二次手术后 ,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半边瘫痪 ,不能走路 ,原来灵光的脑袋却只剩不到一半的智力 ,有时你连我这个至亲至爱的侄子都认不出来!那时 ,我的心是多么的痛。每当看见你那呆呆又不失神光、噙满很多不甘不舍的双眼时 ,除了心痛以外更多是无助与无奈 ,我们已经没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和倾诉。

叔!我永远记得你健康之时 ,是多么关爱我。有什么好吃的 ,想到我;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总与我分享 ,有什么烦恼 ,你也会向我倾诉。有时到我办公室一杯清茶就可聊上半天 ,你有时总是歉意地说会否打扰我的工作。但是 ,叔!只要是没要紧的事 ,我就认为叔侄俩能待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美好的时光。

叔 ,我永远记得你刚参军时 ,我到前仓为你送行的那一天 ,那时你19岁 ,我8岁 ,我永远记得你在部队时寄

我的那本小说《西沙儿女》 ,那时我已上初中 ,我永远记得你留给我的在部队时摘录的那个笔记本 ,里面很多的诗文摘抄成了我心田里的第一颗文学种子 ,我也不会忘记你从政后勤勉工作、一心向民的公仆品质 ,更不会忘记你对家人的付出与挚爱!

叔 ,你一定不知道你曾经是我人生事业的榜样!所有这些我以前没跟你说过的 ,我以为什么时候与你说都来得及 ,可是现在却已阴阳两隔 ,呜呼!我纵然仰天长啸 ,你却永远听不见!

叔 ,今天中午 ,在杭开会的锦水弟 ,专门为你撰写了一副挽联 :呕心沥血唯恐事功未竟 ,崇德尚善只求无愧于心。横披是 :磊落一生。较贴切地概括了你光明磊落为人处事的一生。

叔 ,人生是过客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永别了!安息吧!我至亲至爱的叔!

(2019年11月13日夜)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黑鹰山寨

朱惠英

山涧清浅 ,稻田不留谷穗。
我伏马南山不见鹰。

一座空城挡住红尘 ,
从小树林里窜出的人提枪问我 ,
你是何人?
我拿出红高粱的秘籍用镜头对视。

我踩着石头的空无 ,
青石板不见香炉的余温。
哭与笑 ,先存放在水塘的倒影里。

从古代回来的风转走了黑山寨的大门 ,
只留那只看家的狗和影子对话。
我躲在旧时光里 ,
看一个个从屏幕走出的人。

溪里溪

杜剑

谈到溪里溪的时候 ,
我们在一水间饮酒论剑。

我不能确定见过溪里溪 ,
也不能确定没见过溪里溪。

我喝酒有个习惯 ,喝着喝着
脸就红了 ,
而溪里溪流着流着就消失在蓼花丛中。

人间的寂寞大多不过如此 ,
我喝我的酒 ,溪里溪拐它的弯。

在温泉小镇 ,我有半日的行程。
我们相见 ,但没有相识。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

与叔书

章锦水

初冬未冷心凌寒 ,篁源翠竹凝结霜 ;
忆昔家叔人健朗 ,叹今至亲撒人寰 ;
青葱岁月从戎去 ,归乡赤脚做医郎 ;
卅年公仆利为民 ,一生勤勉心向党 ;
辗转多地孺子牛 ,唯恐荒耕亏一方 ;
犹记方岩拜胡公 ,时思履职沥肝胆 ;
及待功成身骤退 ,徒留吾泪满衣裳。